

Jiang Hu Hai
Shi Ge

江湖海■著

江湖海诗歌

花地诗丛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江湖海诗歌

江湖海 著

花
地
湾
诗
丛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湖海诗歌/江湖海 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9. 6
(花地湾诗丛)

ISBN 978 - 7 - 104 - 02982 - 3

I. 江… II. 江… III. 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7571 号

江湖海诗歌 江湖海 著

责任编辑: 刘建芳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电 话: 010 -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5893024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

开 本: 880 mm×1230 mm 1/32

印 张: 51.625

字 数: 1280 千

版 次: 2009 年 6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104 - 02982 - 3

定 价: 本册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诗歌让诗人成为宽阔的海洋*

温远辉

—

诗人江湖海二十年前在诗歌界已是小有名气，被视为“诗坛新星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诗歌狂飙突进、热浪滚滚的辉煌时期，那时候的诗人仿佛头上都顶着光环，被无数的诗歌“粉丝”仰慕和爱戴。相比较于当下而言，那个时候的刊物不算多，在正式出版刊物上发表诗歌作品很不容易，诗人要想崭露头角更属凤毛麟角。江湖海 15 岁时开始习诗并发表诗歌，在中学校园里迎来许多仰慕的眼光。1983 年 19 岁时便在《星星》、《飞天》等刊物发表诗作，24 岁时作为湖南唯一的诗人代表，参加了由《星星》诗刊举办的首届“新星诗会”，同年出版的诗集《寻找白鸦》也获了奖。读大学时，他还提出中国新乡土诗概念，为名噪一时的新乡土诗运动的首倡者。风华少年，豪情满怀，一时风光无限。不过，那时他的笔名不叫江湖

*题目是从江湖海的诗句“诗歌令我成为另一座海洋”化用过来。

海，而是银波。而他的本名叫刘腾云——一个长辈取名时寄寓了美好愿望，却十分普通的名字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刘腾云来到广东惠州，在报社谋职。来到异地他乡，有15年的时光，他不再写诗发表诗，不在人前做诗人的谈吐，也从不将“银波”的名号向人炫耀。“银波”自此从人间“蒸发”了，这让喜爱银波诗歌的读者惆怅不已。我相信，这15年里，诗歌的夜莺不会从不在刘腾云的梦中啼叫，诗歌的吟哦声不会从不回响在他的耳畔。但我不知道，诗歌的波浪在他内心喧响时，他怎样自我抚平阵痛，然后平静地走向他在报社里的办公桌子。15年里，刘腾云勤奋而又专注于记者和编辑的工作，在人们的眼中，他是好记者、好编辑、好同事和好男人。谁也不知道，这位新闻中心主任有文学创作的才华，不知道这位年轻的编委如此谦卑，如此“韬光养晦”，隐逸如此之深之远。

记得去年召开全省第七次作代会时，我提议将江湖海列为特邀代表。此事被人告了一状：温远辉莫不是受了贿赂了，不然怎么会提名他？他一个记者编辑，文学出道没几年，有什么资格呢？我明白，这是人们不了解刘腾云就是江湖海，就是当年的银波，不了解他对诗歌的付出和他诗歌创作上的成绩和影响所致，是好心人不愿文学的圣洁被玷辱的心情所致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随着必要的交流活动的展开，人们一定会正确认识和评价他的。果然，在今年惠州市的作代会上，他顺利当选为副主席，分管诗歌学会和诗词学会的工作。我数次到惠州，见到那里的作家诗人亲密无间、其乐也融融，江湖海快乐地置身其中，我甚到宽慰，喜而畅饮。

二

中国人取名字，自有很随意的，但绝大多数人却是很在意和讲究的，尤其是文化人取笔名，更是苦心孤诣。笔名常常会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主人的精神心理，具有精神现象学的意义。由“刘腾云”而“银波”，由“银波”而“江湖海”，这其中寓意着什么呢？三年前，诗人银波重新出山。一定是诗歌的海洋呼唤着他，让他不再隐逸深藏，让他激情澎湃高吟诗歌出现在人们面前。这时候的他，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对诗歌创作的激情，所爆发出来的诗歌创作能量，都令人吃惊。当然，他的创作成绩也让人刮目相看，让人不得不重新打量他认识他。笔名舍“银波”不用，而改用“江湖海”，等于舍弃了过去曾有过的诗歌荣光，重新开始新的征程。这不仅需要勇气，更需要一种精神；不仅需要人生的经验和智慧，更需要对艺术追求境界的明了和彻悟。

我是如此揣测体会的：诗歌之于刘腾云，是浩瀚无垠的海洋，它是精神世界湛蓝的大海。生命的意义，就在于能够欢快地流向诗歌的海洋。每一天每一次的流动，都是阳光下的银波，激情快乐，喧响不止。而多年的沉寂无异于修行，让诗人无数次静静地抚摸着生命的印痕，平和地反观内心，洞悉生命的幽玄。这样日复一日的修行，等同于不断充盈心灵、扩大心灵。就像千百条江河湖泊终将要汇入大海一样，当诗歌的海洋再一次呼唤他时，他已憬悟和明澈，他终将回归诗歌的海洋，他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次律动，不论庸常或辉煌，都将从容平和地汇入海洋。每一条江河都是一样的，发端和初始的地方，免不了激越和喧腾，而在即将汇入大海的地方，却显得宽阔、

从容和平和，所有的急流都消弭于无形，所有的愉悦和苦痛都潜于深处，所有的得与失都相互勾缠，顺流而去，化解于无边无际的宽阔之中。这样的江湖和海，是多年生命体验后的江湖海，是灵魂憬悟后的江湖海。

诗人江湖海在《灯塔》这首诗中写道：“文明擎起的灯盏照亮海洋/让一只瓷杯变成金子/海鸥与浪花启开心智之门/我与海洋对视/听见海洋唤我兄弟/诗歌令我成为另一座海洋/一个人不敬畏诗歌/他就不再有任何重量/我确信一句好诗/远远重于地球”。在我看来，这首诗是诗人的述志诗，颇有自况的意味。现代文明的灯塔照亮了诗歌的海洋，独立的诗人面对诗歌，内心的充盈宽阔让他也成为海洋。诗歌的魅力正在于此，诗人的价值也缘于此。正因为敬畏诗歌，敬畏生命，才会守护诗歌，爱护生命，才能在岁月的无限淘洗下，葆有赤子之心，澹泊平和，一如千江万河，舒缓从容，坚定而执着地融入海洋。

三

这本《江湖海诗歌》集，收诗人近两年里所创作的110余首诗。所有的诗作都是10行短制，形式上比较一致，结构上也趋于平稳统一。这是诗人有意识的行为，是诗人文本意识的体现。诗人在文体形式上的用功和着力，无论成败，都是值得嘉勉的。形式感和文本意识的强化，正是一个诗人成熟的显著标志。

季羨林大师论及中国诗歌时，曾感慨说，中国是诗歌大国，但是我们现在的诗歌没有找到它的形式。近百年的新诗运

动是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，旧诗观旧诗味已破，新诗观新诗味早已立起来；旧诗形式已有扬弃，而新诗形式至今仍在摸索试验之中。在成熟的、清醒的现代诗人那里，不会漠视形式，不会容忍自己或他人缺乏形式感，一任写作时率性而为，诗体如洪水氾滥，毫无节制，肆意践踏美感。说到底，形式与内容相互依存、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。强调形式规范，就是给自己的创作设置难度。这是对智慧和才情的挑战。我很高兴地看到，越来越多的现代诗人，正在进行现代诗表现方式和形式规范的探索努力。江湖海也是其中之一。这是他的成熟与清醒之处。

对现代诗歌进行形式规范，除了要有良好的形式感，还离不开扎实的基本功训练。犹如时装设计，固然离不开量体裁衣，离不开传统裁剪要求，更需要把握时尚要素，创新别致，以求美丽而见出风采。

据我所知，江湖海写诗至今，存下来的诗作超过 1200 首。这些诗中，民歌式乡土诗、浪漫抒情诗、先锋实验诗、口语诗，唯美型爱情诗、纪实性新闻诗，短章巨制，简直应有尽有；诗歌的题材和风格也呈现丰富性和多样化。这方面说明了诗人江湖海对诗歌创作的由衷挚爱和智性追求。这是漫长、严格的训练过程，它让诗人在创作中体味到了不同的艺术感受，让诗人不停地去选择比较，去淘汰置换，让诗人不歇止地处于创新求索之中。这对激发和保留诗人旺盛的想象力、感悟力和创新精神，无疑大有裨益。

一个诗人，格外重视形式感，常常基于他的诗美情怀。而这一点，又是常常易于为人忽视的。情怀是甄别诗人真伪，判别才情高下的标尺。有情怀的诗人，是真诚的诗人，是求善求美的诗人，是内心丰盈宽阔的诗人。情怀常常和这样一

些字眼穿连在一起：谦卑、感恩、敬畏、怜悯、尊严、平等、宽容、救赎、慈悲、光明……情怀有大有小，情怀也会生长年轮。大情怀恰如智者老者，不再高扬激越，而是冲淡谦和、澹泊安静，平缓如大江大河，安稳流去。在这本诗集中，这些字眼俯拾即是，每首诗都有不同的味道，但都是来自诗人心灵，是诗人真性情和哲思的坦露。这些诗中，有针对当下现实，具有新闻速写锋锐特性的，如《老人》；有超现实主义手法，超越时空意味的《少年》和《蝴蝶》；有明净单纯的《少女》，还有虚实结合，玄虚幻美风格的《救主》《脸谱》……诗人说他自己格外喜欢《谦卑》和《羊羔》这样的诗。照我看来，《谦卑》写出了诗人对待生命和艺术的姿态，《羊羔》一诗则让读者看到了诗人对美、善的赞美，纯粹、明净，具有神性。

磨刀的孩子/磨刀的汉子/磨刀的老头子/磨刀人
磨了一生的刀/没砍过一株植物/没宰过一只动物/他的
恐惧越磨越厚/世界的寒颤越打越多/磨刀人的夜
空里/悬着一枚刀形的月

这首名为《磨刀》的诗，是江湖海这类诗歌中的代表作。短短 10 行诗，浓缩了磨刀人的一生，精确地写出了磨刀人的心灵痛点。浓缩概括力强悍，表现精到。对生命本质的叙写，通过内在的对抗和反差，产生了语言和结构上的极大张力，读来令人嗟叹不已。

这些 10 行诗体，不押韵，不限制节律，看似规整实则自由。它采用的是有节制的口头语和书面语的结合，陈述句结合

词语并置，不张扬，不铺排，如同诗人在浅吟轻诉。这是一种形式美感的追求，是诗人情怀美好真诚的呈现。

四

江湖海是个责任感强烈的诗人。这一方面缘于他的职业身份、职业敏感和职业责任心，另一方面，也缘于他的诗人情怀、他的为人本质。

磊落坦荡、真性情的人，大抵也是侠义之人。江湖海大有侠义之风，做了不少侠义之事。南来北往的诗人休憩惠州，他热情张罗安顿，打点行程。诗人生存困厄，他不仅解囊相助，还筹谋化缘，以求能解长远之忧。知人而论诗，一个人的品性必然会在诗歌中表现出来，必然会给诗歌注入美好的元素。

去年5月汶川大地震时，诗人的责任感让江湖海迅速行动起来，主编了诗集《震悼·祭奠汶川大地震遇难孩子》，并于20余天后的6月1日即出版，成为当时最早出版的悼亡诗集，反响热烈。据此一例，便可知江湖海的热心和行事的不凡能力。

责任缘于情怀，一种担当的情怀。担当意味着诗人要有承受苦难的毅力和勇气，要有表现担当的能力和智慧。担当意味着付出、风险，甚或牺牲。担当让诗人面对灵魂，回到当下。所以，担当是情怀，也是境界。诗人江湖海认为，诗歌与生命无法分离，有生命力的诗歌必然要直面生命、抵达灵魂。诗人不能背弃生活，存活于玄虚之中。诗人是一个时代的良心，诗歌吟诵着一个时代的道德律。所以，在他的诗歌创作里，有着时代的烙印和生活的投影，有着对生命本质和生存本相的探

究，也有对人与自然通融、和谐的追求。诗人的目光洞烛存在，穿越时空，生命也由此获得更高的意义和更大的价值。

强烈的责任感、入世精神与担当情怀，离不开以大善和大爱为本质。正因为诗人对此孜孜以求，所以难免孤独忧虑，难免苦痛愁烦，诗人的心灵也不免要遭受更大的磨折。这时，心灵的滋养，心灵的博大和宽慈就显出了巨大的审美力量来。不妨读一读这首《暗伤》诗：

妻贤女娇，衣食无忧
此刻，我安坐里屋
风关门外，万籁归于静谧
走过的万山千水
生动奔涌，回归内心
重现旧时的逶迤与清雅
可我分明看见那场火
看见飞蛾投火时的舞姿
正如我昨日的身影
疼痛从暗伤中弥漫与升腾

在幸福静谧的时刻，诗人依然感到了苦痛，来自生命的记忆，经验中的暗伤，又一次把心灵侵袭。

在另一首名为《树下》的诗中，诗人由古榕树下的脚印，揣想着谁家的多情女子曾在此伫立而孤独，敏感深情的诗人不自禁要将心比心了，“我在鞋印边站出另一对鞋印/恍然看见她留下的身影/我在身影上投放另一个身影/如两纸相叠”，结果却是“我也要走了/我挪开身影，疼痛无比蔓延”。细腻

感觉之美妙，真让人无以言说。此诗读来颇有宋词和元曲的味道。

愿望无法企及的苦痛是酸楚的痛，心灵的怅惘也是难以言说的苦痛。在《避难》这首诗中，诗人写道“他想和一尾鱼住到水中/又想和一只鸟栖到云上”，可是，云要化成地面的泪水，飞得再高远的鹏也终将回到黑暗的岩穴里，所以“他首先逃到一个词中/再逃到一句话中/最后逃到一首诗中”，诗歌成了最后的避难所。这是诗人对痛苦的主观意识上的救赎，也是诗人历经苦痛，最终回归诗歌，在诗歌世界中寻求安详平和的写照。

面对苦痛，诗人没有沉溺其中，而是由此而要求并写出了对抗、力量和坚韧。诗人善于从琐碎的日常景观和卑微的事物中去发现生命的强韧，思索和探究生命的力量之源，写出对生命、土地、自然、亲情的依恋和独特感受。我看《鞋子》《墙脚》《葵花》《水瓶》这些诗，都能获得以上的感受。

五

江湖海的诗歌，从表现内容来看，是入世的，并不玄虚，从本质上来看，却仍具有神性。这是一个鲜明的特色。

诗歌的神性，并非对神的膜拜和匍匐，而是将心灵感受和诗歌世界神圣化。敬畏神明的心灵，必然是对万事万物敏感、认真及感恩的心灵，同时，它又是慈悲的心灵，是永怀憧憬、向往光明的心灵。让心灵神圣化，同时远离奴化和矮化，才能让诗歌离开庸俗走向高贵，离开芜杂走向纯粹，离开浑浊走向澄明。

诗歌神性的核心是要提高人的尊严，强调对尊严的诗意守护。在这里，敬畏和守护是一体两面的。没有敬畏之心，守护会变成虐待与凌辱；没有坚定的守护，敬畏之心只如夜空萤光闪过，不能彻底照亮人心。提高人的尊严，要求诗人以弘扬人性之美善为中心，让感受回到自身，与人群、社会、自然相融会，感同身受，而又内心澄明。

我只敬畏细小事物
比如露珠，花瓣上酣睡
三朵花，睡最低的那朵
生命晶莹而芬芳
作为海洋中些许分子
它曾和整座海洋一起呼喊
比如蚂蚁，漫步山径
松树下从容搬运粮食与自由
我不如露珠和蚂蚁
只能心存感动与敬畏

江湖海的这首《敬畏》诗，是有神性之光的诗，光从心出，照见纤毫，大有慈悲之意，又见自忏之情，求真证道，终于能打动人心，引人同感其中三昧。

关于对神性之光的感受，不知江湖海是有意识省觉还是无意识碰触，在《致敬》一诗中，他同样表达了类似的感受：“那个攀援光线的人/他比你我都更快抵达天堂”“他把光明还给光明/他把自己交给未来”。攀援光线的人——这样的描绘多么美好！好诗人、心中有神性的诗人，正是攀援光线，能

够抵达心目中美善天堂的人！在有神性的诗人那里，好诗也必定是通向光明、通向未来的。

六

我来问道无余说，云在青天水在瓶。

古来禅僧说法，无非明心见慧。世间万物皆可证道，道在一草一木、一山一谷之中。万法归一，认清本心，便能迨冰顿泮。对人心而言，云在青天，水在瓶，都有自己的本来面目，都有自己的位置。云为潇洒，水为恬静，而云与水又是相通的，相谐的。同理，诗人追求自己的诗性世界，达到理想愉悦的境界，也要持守、入静、见慧。让内心平静而涵纳一切，让自己的心灵从容平和地走向浩瀚的大海，这是诗人幸福的道路。

许多次，在晨光洒窗或夕晖斜照的时候，我读江湖海的诗歌，感觉既温暖又平静。仿佛有千万条江河，流经我的身体，流向了大海。我的面前，展现浩瀚无垠的海洋，那么宽阔安祥，令人陶醉。所有美好的诗篇，美好的诗人都无比宽阔起来，成为无比宽阔的海洋！

我内心喜乐。我愿意就这样，因缘于美好的诗篇，也无比宽阔起来，也成为宽阔的海洋……

2009年夏于穗

（作者为诗人、诗评家，广东省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）

江湖海，疼痛的歌手

燕 窝

江湖海诗歌

12 <

2002年前，互联网大多还是拨号上网的，不同于此刻的宽带。话费可贵，网站数目也寥寥可数，各种闲情版之间点缀着难能可贵的诗歌版。当时在互联网写诗的，一边是几个商业网站，其中有文学和诗歌频道；另一边是后来担大旗的“网络诗坛”，但那时还只是几个孤岛般、各自为阵的诗歌论坛，它们后来诞下了几千个诗歌网站/页和蓬勃的互联网诗人大军。

在这种几乎有点“灾难意味”的辉煌景象到来之前，聚集在网上写作的诗人们纯属就是聊着聊着，顺手写了点分行的文字，由于各种机缘聚在一起，于是又有了诗版。那阵子，大概没有谁打算上网搞文学的。在这种乱流串流中，包括了江湖海，他由于记者生涯需要，1997 年就开始挂在网上了。而我晚一些，一年后才流窜到互联网上。

直到 2002 年底我还一直担任着网易诗版的版主，但不久后就离开了。离开之前，我和江湖海这两股乱流串流终于碰头，事缘于当时诗版有每周评论，而我点评了他的一首诗作《无聊》。纯粹是因为这首诗，我们才没有在过江之鲫的网友们

中互相遗忘，否则，虽然我们 1999 年就在网易诗版互相穿梭，却依然是两个鸡犬不相闻的陌生 ID。2009 年，这首诗带来相识 10 年的网友缘分使我们在中山市举办的一个诗会上指认了彼此，并由衷地感到喜悦：病树前头万木春，沉痾 10 年的病榻边居然捡到一枚 10 年前的网友，朽木因有了目击证人而平空添了一份成就感。

这样，为他的诗集写一点什么，就成了很自然的事。

不仅为了江湖海，也为了我自己。在这 10 年间，网易和当时的小 QQ 都上市成为了超级企业。而中国网络的黄金 10 年里，我们能为自己留下的见证只是一些分行文字。它们的价值不像黄金和股票，被人们广泛认知。直到今天，尽管诗歌网站和网页遍地开花，而诗人诗作品的价值仍然是小圈子里的一种互相指认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江湖海的一本诗歌集子题名为《疼痛》，和我网络诗坛的 10 年感受几乎是不谋而合。

江湖海的诗集《疼痛》，主要收集了他从 1984 年到 2004 年的作品，它们秉承了一个可贵的生产特质：写作者并不是为了“文学”而写作，更不是为尚不存在的“网坛诗坛”添砖加瓦，它们仅仅就是生存中的一些疼痛、一些呻吟，有时是一支歌。作者江湖海也确实自诩为歌手，他拥有一个流浪歌手的特质：个性豪阔、直爽，经历虽多而坎坷，却在放歌间能打开胸臆；又或者，正是诗歌写作使他能放宽怀抱？正如他在诗中所写到的：“歌手江湖海，是草中的王子”，这种高傲的直朴，使得“瘦弱的粮食都站在风中梦见大雪”时，他却放声高歌，“歌手江湖海，依旧躺在山坡上/成为止水的河，并听见你逃跑的声音”。

具有放歌式特质的作品，是诗集《疼痛》的主要内容。和

互联网互相抵达后，江湖海嬗变到更深层的质地：“其实文学特别是诗歌/在我死前早就死了/语言和文字都是要死的/这真的是很好的事情/因为窗外突然晴转大雨/我昨天看到的草地上待宰的那群狗/有三几只年轻的在雨中也没有放弃苟合/它们这时候一定不感到无聊/那么它们就是最后的不无聊”。这首奠定了我们友谊的诗作《无聊》已经不同于之前，它带上了浓重的反思意味。在这首诗最精髓的结尾部分，歌手江湖海带着惯有的坦率，直指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：诗死了，文字总是要死的。此时诗中插入了狗群交媾的画面，暗指诗死在狗群之前，意义死在无聊之前。如果说前面的直指是舵手，奠定方向；那么后来的画面与暗指，则给意义带来了弹性的延展空间。在先死与后死，死与不死间，留下了一句天问：我们该怎么样活着？

痛定仍然思痛，从《疼痛》延续下来的痛感一直贯穿在江湖海出版的各种不同类别的诗文集中，成为一种金子般的特质。在2008年8月写就的《蟑螂》这首小诗里，这种痛感几乎演变为对无奈命运的一种睥睨：“我走近家门/看到它/一只蟑螂。它惊慌失措/飞过我的右脚，左脚/撞到右墙，左墙/发出夸张的撞击声/它掉到地砖上，仰身朝天/舞动十数只手，没抓着依靠/我轻轻帮它翻过身/它死了。它多么小/它承受了多大的恐惧”。10年，从《无聊》渐变为《蟑螂》，如果说，前一个作品中的江湖海仍然是一种牵皮带肉的疼痛，并不彻底，那么后一个江湖海就决绝多了：睹物思人，有情无类，作为镜像的蟑螂指喻了我们的命运。面对这种命运，作者甚至无力浮泛于愤青式的表达，只是给予了轻轻一个指头：这种无声怜悯蕴藏了更深的意义，同时也反衬了对面力量的强大与黑暗。